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二十二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十一

裴度

子識論

裴垍

李鄴

李藩

權德輿

子

韋貫之

父肇

崔羣

李夷簡

李逢吉

程异

皇甫鎛

弟鎰方士
柳泌附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州濮陽令父澈河南府滎
池丞度貞元中登進士宏辭兩科補校書郎復中制策高等授
河陰尉遷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武元
衡表西川掌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遷司封員外郎知
制誥轉本司郎中遣使宣諭魏博田弘正知其高選郊迎盡禮

趨跪受命請記所除舊採訪使廳爲視事之所述其謙抑奉法及還魏人感悅上亦嘉其奉使稱旨拜中書舍人九年改御史中丞五坊小使暴橫惡下却令裴寰不爲之禮構寰出慢語激怒下獄論大不敬宰相不能解度奏陛下愛百姓何如愛小使今寰所犯以愛百姓豈可加罪上色霽乃釋尋兼刑部侍郎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因問諸將孰才奏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當有功不數日果奏大捷益賞其知人與元衡同被刺盜三進刃初斷韉帶次中背纔絕單衣後擊其首帽礙刃不至深從人王義持賊急呼反刃其手得墮通化坊溝渠中賊意已死捨去明日或請罷度官以謝反側上大怒曰若爾是姦計得行朝綱盡廢今天幸不死吾用一人足破諸賊矣居三日詔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是以平賊爲已任性

本勅正明治體長於言辨凡所諫諭感動之情請告一再旬以
兵宿衛私第中使問訊不絕特旨不川宣政叅假竟對延英見
日撫諭周至十一年爲莊憲皇后禮儀使上在諒闇欲準故事
置冢宰以總百司度獻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理實
統百司後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古今異制不必因循乃
敕諸司公務權取中書門下處分議者是之帝令羣臣各獻元
濟誅否之狀多言罷兵赦罪爲便唯度言賊不可赦會高霞寓
敗上語宰相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之兵不合敗則自古
何難於用兵累聖不應留此兇賊今卿等但論帥臣勇怯與疆
弱處置何如寧可以一將不利便沮成計於是宰臣不得措言
朝廷無敢議罷兵者故度計得行時聚兵已四年度支供餉不
敷李逢吉王涯復互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請身自督戰明

日延英對罷獨留度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度奏臣昨見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窘賊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上然之命以本官充彰義節度申光蔡觀察宣慰處置等使奏華先朝猶忌舊政許於私第延接奇士共爲籌畫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臨行自分義在必死奏曰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改容流涕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至郾城治所宣達上旨巡撫諸軍率先奏罷中使監陣令諸將專制其兵之柄進退號令一出於已衆始喜悅嚴肅而後陣盡一而後戰以是皆捷李愬已破蔡先遣馬總入城安撫明日建彰義軍節領洄曲萬人繼進度既視事約法令自盜賊圖殺外悉罷舊令偶語燃燭聽民酒食相過蔡人大悅始知有生之樂率蔡卒爲牙兵人謂反側

難信笑而荅曰。蔡人卽吾人父老聞之。益相感泣。中光之民卽
時平定。踰月入朝。留總主後事。行至郾城。會上封二劔。授監軍。
梁守謙使悉誅賊將。乃復還入蔡。騰奏中解。全省甚衆策勲。加
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
復知政事。上修心漸萌。因光顏等入朝。欲開內宴。詔六軍使張
奉國修麟德殿東廊。奉國出私財以助用度。從容啓上。營造自
有將作等司。豈可使功臣破產。上怒。奉國泄漏。令致仕。由是程
昇皇甫鐸益以財幸。帝以平蔡時二人供饋不乏。命拜平章事。
度延英面論錢穀之吏。非代天理物所宜。恐天下騰口掉舌。於
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納。度三上疏請罷。亦不省。又與崔
羣言五坊使楊朝汶暴橫。荆西川節度盧坦子沒其私錢。上
曰。此小事。我自處置。且欲與卿商量。東軍度奏。山東尚遠。五坊

追捕輩。穀平人。事近上不悅。已而省悟。召朝汶數以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相命誅之。時承宗尚拒命。度遣辯士柏耆往說。令獻德棣二州納質。于又諭程權入覲。請建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獨李師道翻覆。違命奏令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與田弘正率兵於楊劉渡河直抵鄆州。卒以就擒。十四年。罷政授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湊倡亂。握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受命之日。不遑寢息。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上嘉其忠。欵遣中使撫諭進檢校司空兼統押北山諸蕃使。每處置軍事。學士元稹忌其前達。與內樞密魏弘簡交結。論奏多爲所持。三上疏言患害有大小。議事有後先。河朔逆賊。祗亂一方。禁閑奸臣。必亂天下。在一方者可責臣等。在天下者必陛下制斷。以臣愚見。若朝中

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奸臣不除。逆賊縱平而無益。辭情激切。上雖不悅。懼於正議。罷稹內職。改弘簡弓箭庫使。尋亦解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留守東都。諫官伏閣言時未假兵度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會中人使幽鎮還。亦言兩河畏度在朝。尚知警懼。今使居東人皆失望。帝悟。復召入朝。元稹議沮用兵。授二內節鉞。而深州圍尚未解。度發太原貽之以書。諭以大義。克融始解圍去。廷濟亦退舍。奏至。穆宗甚喜。二年三月至京。見帝。先謝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入覲。辭和氣動。繼之泣。涕帝爲動。容奏河北事宜。慷慨激切。在位無不聳動。武夫貴介。至有咨嗟出涕者。翌日拜光祿大夫。移鎮揚州。尚與宰臣同詣延英。奏事上顧問昭義劉悟拘監軍劉承偁。旨令放歸。不道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預議。上固問劉悟負朕。朕寵

以僕射仍加厚賜。不思報功。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朕實難耐。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悟與臣書。亦論其中。使趙弘亮知狀。特令進書轉奏。陛下知之乎。上曰。不知。悟何不密奏。我豈不能處置。度奏臣竊以悟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臣等而論。陛下猶未能決。矧悟卑辭。豈能動聖聽哉。上口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奏陛下必欲收人心。使戎臣皆效死節。唯有下詔自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可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諸奸破膽矣。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是太后養子。如卿處置未可。更思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配流遠惡。上以爲然。承偕始得歸。度方受冊徐州。奏王智興逐節度使。崔羣自稱留後。朝廷駭懼。議者交口請相度。乃詔復知政事。素與李逢吉不協。不樂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搆度。乃自襄

陽台還構于方謀刺之獄凡再閱月罷爲左僕射會帝幸鳳凰
駭度數至內殿請立太子翌日得見帝遂立景王爲嗣未幾出
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長慶四年敬宗間廷湊屠牛
元翼家嗟惋累日因嘆宰輔非才致姦臣悖逆如此及見度奏
狀不帶平章事問何故學士韋處厚奏爲達吉所擠帝笑曰何
至是也翌日下制兼平章事上雖幼穉漸明其端每中使過與
元必傳密旨撫諭且有徵還之約寶曆元年疏請入朝二年正
月至京帝禮遇隆厚令復知政先是帝將幸東都令度支員外
郎盧貞往檢計行宮及洛陽大內諸臣諫不聽方懷憂恐度奏
國家建立兩都正備巡幸頃艱難已來宮闕及六軍管塋百司
廨署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須稍修葺一年半歲方可議行
帝曰羣臣議不及此但云不合去卽如卿奏不行亦得未幾遣

中使楊文端賜克融春衣奏稱疎薄執留之更索預給一季春衣并助丁匠五千往修東都帝欲遣重臣宣慰索還勅使因問可否對曰克融惡極將必自斃陛下不足爲慮且停宣諭索還更緩旬日下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自有處置所賜春衣有司製造不謹徐令區處若遣丁匠已勅魏博等道所在排比供擬速令應從其預借春衣是本道常事何所吝惜祇是事體不可獨給范陽上從之至皆如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二子來獻帝方倦於臨朝日晏方御又奏願養之道在於順適將候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溫煖故春夏取鷄卵時早起秋冬取日山時晏起今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卽當炎赫仰瞻屣旒亦似煩熱帝嘉納未幾兼領度支屬變起禁掖密與中貴謀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有功加集

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餘如故復以贊導勲進階特進贈年李
同捷求繼襲請行誅代克日詔許罷度支以歸有司加開府儀
同三司賜實封三百戶年高多病懇辭機務帝恩禮彌厚遣御
醫診視中使撫問太和四年詔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備禮冊
命待疾損每三五日一入中書懇辭拜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
度使白罷臨漢監牧鄆小民田四百頃八年進中書令東都留
守李訓之禍上疏申理親屬註誤賴其全活者衆始治第東都
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梯橋架閣島嶼廻環極都城勝槩
又剡午橋別墅起涼臺水館名堂曰綠野與白居易劉禹錫酣
宴終日一時有名文士多從之遊開成二年復命兼太原尹河
東節度使遣吏部郎中盧弘宣旨爲朕卧鎮北門促令上路不
復已之任三年冬乞還養病四年正月還京真拜中書令以疾

未任朝謝詔先給俸料特賜上巳宴曲江詩仍別賜御札方春
慎疾勉持醫藥甫及門已薨年七十五上聞震悼冊贈太傅謚
文忠輟朝四日賜賻加等詔京尹鄭復監護喪事葬于管城上
怪無遺表勅家人索之得半槩以儲貳爲請言不及私會昌元
年加贈太師大中初配享憲宗廟庭其人狀貌不踰中人而丰
彩俊爽占對雄辯聳于睿聽逢時遇主能奮命決策爲一代宗
臣至今猶想像其風采亂臣賊子歛威喪氣四裔君長輒問年
齡狀貌出處用舍晚節自見功高位極媚嫉者衆不能無慮稍
涉浮沉以避烈禍其領錢貨不免掇拾羨餘以效流俗復引韋
厚叔南卓爲補闕拾遺彌縫結納爲自安之計君子少之于五
人識字通理性敏悟凡經史過目不忘蔭補京兆叅軍累大理
少卿至正卿襲爵討劉璘爲供軍使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

宣宗時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以爲涇原節度使
帝親臨遣至則治堞障整戎器開屯田立戌限交代以時親老
者移近處人咸感悅加檢校刑部尚書歷鳳翔忠武天平邠寧
靈武等軍所至皆有可述進檢校右僕射卒贈司空謚曰昭諡
有文詞蔭累考功員外郎宣宗思度勲望待禮有加擢翰林學
士累遷工部侍郎加承旨至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黃巢迎以
僞官不從遇害。謚登進士讓任京兆府叅軍。

冊曰撻彼晉公克奮其雄六朝羽翼四代天工蔡以之平
冀以之爭身之用舍國之重輕相道有闢終始完名

裴珣字弘中聞喜人宰相居道七世孫弱冠登進士并賢良第
一補美原尉歷監察殿中侍御史禮部考功二員外郎鄭珣瑜
委校辭判不受請託研覈精密才實允當元和初召爲翰林學

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李吉甫自外遷執政後進人物罕所接識藉其精鑒筆疏三十餘人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爲得人俄坐覆視皇甫湜等對策無所同異吉甫泣訴罷爲戶部侍郎無何轉承旨學士上新平蜀亂厲精政事埒中外機筦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三年秋遂代吉甫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竭誠輔佐在位好直言請繩不軌旌別淑慝課農吏治以整齊法度杜絕蹊徑皆蒙垂意聽納帝在禁中常呼埒官而不名踰年加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請準六典奏登朝官五品以上爲集賢院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爲修撰餘並爲直史館詔著于令永爲定式吐突承璀承間欲有闕說帝憚埒誠使勿言嶺南監軍許遂振誣節度楊於陵詔授冗官埒以中人志不可長入除吏部侍郎勅

太原屢綏懦弱藩政一出監軍李補光以李鄴代之承璀復探
帝意請討王承宗而盧從史陰苞逆節以圖身利庾兩陳其不
可勸帝勿因承宗而廢武俊大功前後賞罰不一何以激勸天
下帝依違不決久之承璀果無功王師暴露從史遣部將王翊
元奏事動之以語翊元因白從史惡稔可圖之狀止遣再往得
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爲帝陳從史暴戾無君視承璀若小
兒相與往來軍中可因而致之帝初驚愕徐乃許之俄而從史
果就縛因班師庾奏罷承璀所領兵建中間釐定賦稅分上供
送使留州爲三其時物重錢輕以後物輕錢重民輸率一倍其
初所在又以留州送使之入各省公估就實估以自封確而重
賦於民庾奏禁止之一以公估準物令觀察使得用屬州租調
不足更取支郡以贖其留州送使額悉變爲上供由是江淮而

南民困少息。垧以茂年驟居要任。器局峻整。方直有度。雖鉅權宿貴。不敢干以私。故時多不悅。諫官舉職。惟垧獎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遷官過謝。垧曰。郁與正辭二君。孜孜獻納。可以酬勞。若嚴補闕。少異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慙。所薦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爲中丞。咸相距爲相。自餘量材付任。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咸謂才與時會。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朝無幸人。五年暴中風痺。上恨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以聞。居三月。益病。罷爲兵部尚書。其進出吉甫薦後多變更。約束迨其復用。銜之。以上德宗實錄。時疾解。史任謂不宜日奏。徙爲太子賓客。又言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先見垧。明日乃朝。帝怒。議將斥武。賴李絳言。悟帝始釋。故卒時不加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方贈太子太傅。

李鄴字建侯從祖邑父。廼官起居舍人。鄴第進士。又書判高等。補祕書正字。應李懷光辟。擢監察御史。反時與母妻皆陷賊庭。給以兄病革卧。洛母欲往視。雖許而妻子不同行。復告已在軍。將誰往侍聽。以婦從。恒與故相高郢刺賊虛實。及攻取之策。白諸朝。德宗手詔褒荅。事覺。嚴兵召問。鄴詞氣不撓。三軍感動。不殺囚之河中。平日馬蹏破械致禮。表佐其府。尋罷歸洛。嗣曹王。阜奏兼殿中侍御史。辟致襄州幕府。久之入爲吏部員外郎。爲人素剛果。臨事無撓。會徐州兵亂。迫張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使持節宣慰。直入其軍。喻以禍福。出所囚監軍使。復其位。衆不敢動。愔卽上表謝罪。削去僭稱。兵馬留後方始授之。還奏稱。青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復拜京兆。戢奸禁暴。威望素著。俄檢校禮部尚書。

爲鳳翔尹兼隴右節度使未幾移鎮太原爲北京留守在二鎮俱以剛嚴操下舊習一變名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諸道鹽鐵轉運使五年冬又轉淮南節度使居鎮數歲政事修理庾廩充積號稱富強就加檢校左僕射及王師討蔡李師道用計挽沮鄴發楚壽二州兵二萬分壁鄆境貲餉自給天子愛財乏使程昇馳驛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鄆首倡籍府庫一歲儲蓄之外盡納于朝諸道從之軍用無匱與監軍吐突承璀素厚歸朝薦之名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不喜其名由宦倖進至京不出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兼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生平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出入顯重彊直無私令行禁止所至稱理然在淮南生殺禽擄多委軍吏參佐不得與往

往陷人非法物議少之子杕歷宗正卿京兆尹浙東觀察河東鳳翔節度使終秘書監

李藩字叔翰曾祖至遠祖奮父子皆以志行名重一時父丞爲湖南觀察使亦有名藩少沈靖澹雅姿儀閑美敏于學問家富饒父卒益務施與不數年所積畧盡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因於自給妻子怨咎不顧杜亞守東都以故人子署爲從事復辟張建封徐州從事在職謙謙不事苛察會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而來陰懷冀望藩泣語災難之秋公宜謹防遏何棄而來須疾歸不爾以法劾公兼忤愕而去怨所志不就反誣奏藩搖動三軍德宗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不忍發旬日與藩論釋氏因果報應藩曰人生在世禍福皆已前定不宜過爲恐懼因出詔示藩覽之無動色佑乃令慎言吾已持百口

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入。見望其狀貌。曰。此豈作亂人耶。立命釋之。除秘書郎。朝臣慕其名。將用之時。兵部尚書王純得君。邀與相見。不往。王仲舒韋成季呂洞強致之。惡其朋黨炫赫。日會聚飲酒。好爲排說。庾詵語。暫往卽止。無何其黨成敗。遷主客員外郎。歷右司吏部。元和初。遷吏部郎中。掌曹事。爲吏所蔽。濫用官闕。黜爲著作郎。轉國子司業。遷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輒於黃後批之。吏白。應別連白紙。藩拒之。曰。如是則爲文狀。豈云批勅耶。裴瑒言於帝。以爲有宰相器。屬鄭絪免。遂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素性忠。盡事無不言。上重其無隱。問以前代帝王理天下。成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誠使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巧。風俗敦本。自然帑藏充矣。稼穡豐登。若務竭民力。好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

本務末衣食益乏。自然國家貧困盜賊乘隙而作。今陛下未鑒
前古思躋富庶。伏願保終如始。以風示天下。帝曰儉約之事是
我誠心。貧富之由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勸。以保此道。似有踰
濫。極言箴規。藩等拜賀而退。又問禳災祈福之說。信有之否。藩
對曰自古聖達不爲妄禱。昔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爲祟。昭王以
河不在楚。非所獲罪。仲尼病子路請禱。荅以丘之禱久。漢文帝
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是皆達識遠覽。超然盛德。彼禍福
之來。咸應行事。苟爲非道。何福可求。若使神明無知。安能降福
如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取。况神明乎。有詔河東
節度王鐸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云。不可。權德
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日暮勢迫。出
今日便不可止。何暇別作奏耶。事竟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

止後數日潛欲中藩奏以漏洩吳少陽事罷爲太子詹事數月上復思之召對殿中事寢釋六年擢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謚貞簡生平林能不及裴垺孤峻頗後韋貲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冊曰垺方急流間以疾投清流人物位亦見奪倡首納財宦倖斯來三相居衡無乃寡侔

權德輿字載之父早喪時德輿方七歲哭踊如成人未冠爲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聲名大著河南黜陟使韓洄辟置幕府試校書郎江西李兼引爲觀察判官杜佑裴胄交薦德宗雅聞其名召爲太常博士轉左補闕貞元八年閏東淮南浙西大水溺人漂舍建言天下大計仰給東南今霖雨二時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所疾苦獨其租入與運帥守長講求所宜

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又論裝延齡奸邪罔上欲召而
加貶戮兼擇朝臣按覆言皆切中不省遷起居舍人兼知制誥
歷駕部員外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凡居西掖八年中數歲獨
直兩省歸沐輒隔旬餘遇帝猜嫌自任上言左右掖垣承天子
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事皆要重不宜久廢舊制分曹十員
以相防檢若有過違吏得爲非四方聞者咸惜朝廷乏才詔荅
曰非不知卿勞勩但得如卿者未得其人耳至十七年權知禮
部貢舉次年真拜侍郎在職三歲甄品詳諦拔取明經初不限
員所得士公輔相踵值歲旱上陳闕政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
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畿甸之內大旱赤地種麥
不下轉徙之人斃路道路宜詔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貸民宿逋
未償一切蠲除夫漕運本濟閭中請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

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約太倉歲計斥其餘者以糶則
時價不踴而蓄藏者出矣自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
民輸五倍有司多務廣取虛籍不除雖有心計巧力能商功利
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北經紉放者自謂技拭無期一
經困頓溢然就斃天爲乎和近陛下洗宥或起爲二千石其徒
更相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
元和初厯兵吏二部侍郎所料虛從史王承宗後皆不虛久之
拜太常卿因裴伯病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王錡入朝要結貴
倖求兼平章事奏以此官非序進可得常必有六席或強不
制者不得已與之非此二者不宜假此名以聞後人乃止上悔
運糧使董溪于臯謨盜軍興流嶺南以爲太輕遣中使半道殺
之追論事雖已行後恐或有此比當責臣等謬誤自今明下有

司論報頒行詔書與衆同棄庶幾罰一勸百人知書懼帝深然之嘗問爲政寬猛孰先對曰唐承隋虐以仁厚爲先太宗見明堂圖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凡經大盜竊發俄而殄滅皆本朝德化感人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在位善於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性復寬和直諒不爲察察名遇同列論議不同或於上前爭辨已獨從容不爲軒輊久之罷守本官俄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封扶風郡公將行值于頓子殺人自囚無爲請者因言于帝得賜稍寬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請出前許孟容蔣又刊藥格勅與侍郎劉伯刱參復研考定爲三十卷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左僕射謚曰文自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術業至老未曾去書六經百氏游詠漸漬通貫曉徹爲

文雅正瞻縵當世公卿侯王巧求銘紀十常七八動作語言一
無外飾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仰爲縉紳羽儀有文
集五十卷 子璩字大圭登元和進士歷監察御史知務大體
有美稱人謂能世其家李宗閔薦爲中書舍人與諫列高元裕
鄭肅韓偓等連章劾李訓不聽及宗閔貶屢表辨解貶閬州刺
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卒

韋貫之名純以字行後周柱國夔八世孫父肇大曆中爲中書
舍人有重名累上疏言得失元載惡之左遷京兆少尹改祕書
少監欲令過謁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卒謚曰貞貫之登
進士賢良二科除校書郎歷伊闕渭南二尉不應辟名居貧噉
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與京尹李實同里數聞其賢願識之不
往未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元和初遷吏部員外郎論

罷新組人金忠義以工巧幸不宜擢少府監以汙朝籍子乃飛
工不宜補齊郎以奉郊廟權幸側目改禮部兩典制舉策名多
士坐取牛僧孺等指切時病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乃
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嘗勸裴垕帝前三奏事不
從益以進退決請垕謹奉教事果見聽垕因許君異時當位於
此復除禮部侍郎對帝言侍郎雖宰相除然爲陛下揀宰相者
禮部也故取士務抑浮華先行實趨競者爲息改尚書右丞賜
金紫踰年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上未及
從復奏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愆而魏應之齊趙同起
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今陛下獨不
能少忍待其次第撲滅耶帝深然之後卒如言平蔡鎮乃自服
時諸帥四面銳進戰方力詔復以韓弘爲都統因奏其事果行

反使諸帥各持威重賊未可歲月而下上不從後亦如所言凡四年功乃成在位嚴身律下正議裁物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宿所厚善皆清正士帝拜段文昌張仲素爲學士奏云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罷之皇甫鉞張宿皆以幸進宿有口辨裴度使說淄青請賜銀緋貫之言其奸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反假以寵宿深街因憐之復坐帝前與度論兵不合罷爲吏部侍郎翰林郭求仍爲中理詔免學士遂出貫之爲湖南觀察使貶弟纘遠州以鉤黨悉出韋顓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紹爲諸州刺史由是中外始大惡宿復值程昇督諸道租賦不忍厚歛惟取屬內六州留錢爲獻不中昇意左遷詹事分司穆宗立擢檢校工部尚書河南尹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右僕射謚曰文爲人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能爲辭以悅

人居要重二十年未嘗通僦遺室居無所改易我均子請撰先
銘厚資以贈辭曰吾寧餓死豈能葬地下人乎歿後家無幾財
有文集十卷

崔羣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登進士制策二科授校書
郎遷右補闕元和初名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常以謫言正
論間於時憲宗嘉賞因降旨自今學士進狀並取羣連署然後
來上羣以禁密之地人當自陳一爲故事恐他學士無由上言
堅不奉詔七年惠昭太子薨時穆宗居嫡而澧王庶長多內助
將建爲儲貳帝命與作讓表羣堅不奉詔言凡已合當則有陳
讓之儀已不合當虛讓何爲其議始定又奏却魏博田季安進
絹助修開業佛寺事實無名體尤不可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
聽納歷戶禮二部侍郎遷拔才行成爲公當十二年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帝問李師道誅師古雖同逆族其妻裴氏本與叔
嫂不通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爽雖抵嚴憲比之大逆情有不
同其妻韋氏士族與子女俱在掖廷似過深刻羣極意贊裴聖
情仁惻至此正合弘光大之道皆得免死裴與女宜乘鄆州
安置韋及男女並釋放復還奴婢資貨帝又言福建鹽鐵官權
長孺坐賊當死其母劉氏昏耄求哀羣亦贊陛下倘蒙垂憫當
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淑卽已無及竟坐長流其啓奏平恕多
此類帝嘗語以聽受之難比詔學士集前代事爲辨謗畧以自
儆鑒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欺僞審之至難故孔子有
衆好衆怒浸潤膚慙之說其要在於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
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有欺帝聽其言又奏却處州刺史苗
稷進羨餘錢七千貫請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皇甫鉤陰結權

倖以求宰相羣奏用人得失所繫非小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人皆謂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以爲亂始臣獨以開元二十二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詞意激切左右皆爲感動鑄深恨之會度支以敝物給遣士人情恚恚李光顏憂懼至欲自裁鎬反歸過于羣奏邇都無事特羣鼓動欲以資直歸怨陛下又羣臣請上尊號欲加孝德二字羣謂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帝聞不樂出爲湖南觀察使穆宗卽位徵拜吏部侍郎名見別殿語以襲昇儲位知卿羽翼羣奏先帝之意元在陛下故臣草近日淮西節度制云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賢若不知肯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羣奏副使王智興得士心不若

假以旄鉞不報至鎮未幾竟爲所逐朝廷坐以失守左授秘書
監分司東都未幾復任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轉宜歙池都團
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荆南節度
使歷檢校左右僕射兼太常卿卒年六十一冊贈司空生平洞
識精裁爲時賢相儉素之節終不及初未冠應舉陸贄知貢訪
於梁肅稱其他日必至宰輔果如其言弟于登進士官至郎署
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四世孫始補鄭丞復登進士拔萃二科
調藍田尉會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朱泚舊部泚外示迎駕
陰遣使出潼關至華召還候吏李翼不敢問時帝方在奉天夷
簡曰若還助凶狡此危禍也乃使翼亟往請驗馳及關果得名
符白于大將駱元光斬其使送行在詔卽拜元光華州刺史遷

夷簡監察御史以累下遷處州司戶楊憑爲江南觀察使性輕
佻不爲禮久之復爲殿中侍御史元和中擢御史中丞憑時爲
京兆尹發其舊時冒沒官錢貶憑臨賀尉賜夷簡金紫以戶部
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奏罷貞
元時戍兵五百亡死空名閤三歲徙帥劍南西川發雋州刺史
王顯荀虐蠻裔賊數萬逐之叛者論以禍福蠻落復平屏去
章阜所作奉聖樂于順所作順聖樂曰茲豈諸臣可擅制者以
蓋前人之非詔後來之戒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帝方倚裴度討李師道自度才能不及懇求外遷拜
檢校左僕射淮南節度使穆宗立議崇廟號建言王者祖有功
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廟宜稱祖諡公卿禮官議不合而止
久之請老不聽召爲右僕射堅辭不拜改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踰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行已自始至終無所變易其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以悅人更歷三鎮家無貲產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立神道碑惟識墓側而已李逢吉字虛舟曾祖玄道祖顏父歸期有鋼疾逢吉自料醫遂通方書登進士辟范希朝振武掌書記德宗拜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史工部員外郎充吐蕃并南詔冊命副使元和四年使還歷祠部右司二郎中遷給事中兼太子諸王侍讀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貢舉賜緋四月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素性姦回忌險譎多端甫得位妬賢傷善務儆好惡慮裴度淮蔡成功密沮其謀憲宗怒罷其政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有侍讀恩遣人密結倖臣求還長慶二年召爲兵部尚書憶度嘗條元稹姦邪度其勢必相傾用族子李

仲言計遣人誣告和王傳于方爲積結客謀刺裴度二相俱罷
遂得代其相位寢以恩結朝臣之不逞者造度謗言百端中傷
逐之外藩又惡李紳有寵亦以計逐仲言賂結鄭注轉托中尉
王守澄以爲與助其志益肆無所忌憚朝士代爲鳴吠仲言與
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棲楚李虞程昔範姜治等八人其外
傳會者又八通號八關十六子拜官納賂無不如意敬宗立兼
右僕射封涼國公賜食邑千戶寶曆初度請入覲逢吉不自安
因撰識語使閭巷謠言非衣小兒担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
指度平樂里第當帝城橫第五岡令權輿奏度名應圖識宅據
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韋處厚亟爲帝解計不得行復與李
程不協會陳留人武昭才武而辨度破蔡時獎用之奏爲刺史
罷歸怨望程族人水部郎李仍叔謂昭程欲用君沮於逢吉昭

聞之憤欲刺逢吉乃令衛尉卿劉遵古僕安再榮發覺武昭事而使仲言教太學博士李涉與金吾兵曹茅榮使証武昭與李程同謀二人與逢吉厚善通書往來榮以自求爲名字爲利見語言甚密及是不肯証證昭被榜死流榮雋州涉康州貶仍叔道州逢吉惡謀益露上疎之罷爲檢校司空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仍以又新續之爲叅政俄貶汀涪二州刺史太和二年徙宣武軍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東都留守帝欲幸東都以計止之帝怒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悉令自備糧糗不勞百姓供饋因頓首曰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費用亦須豐儉得宜豈可自備糧糗頓失大體今千戈未戢邊鄙未寧恐人心動搖伏乞稍回宸慮帝不聽李訓用事徵拜左僕射以老病不任朝謁進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

謚曰成無子以從弟子植嗣

程昇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幼嘗侍父疾以孝悌稱擢明經調海陵縣簿復中開元三禮科授鄭縣尉精於吏職剖判無滯從杜確刺同州帥河中皆爲賓佐貞元末擢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充鹽鐵轉運楊子院留後曉達錢穀有心計以王叔文黨貶岳州刺史再貶柳州司馬元和初李異薦之請棄取錄用得授侍御史復爲楊子留後累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稅使自悔前非薦已竭節鑿革江淮錢穀之弊入爲太府少卿至太卿又轉衛尉卿久之兼御史中丞充鹽鐵轉運副使時淮西用兵國用不足遣使江表以調征賦至則不剝下不浚財諷有土者以饒羨入貢經費以贏人頗便之擢兼御史大夫專領鹽鐵轉運使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帝以天下

畧定欲崇治臺治宮觀以自娛樂并與皇甫鎛探知上意數貢
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與授故帝決意任之議者以
异起錢穀吏一旦位冠百寮大非人情异亦自知叨據以謙遜
自牧月餘不敢知印秉筆素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巡邊
使上問誰可使者乃請自行議未決歿于官第贈左僕射謚曰
恭性廉約家無餘財人以是多之

皇甫鎛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鎛登貞
元初進士制舉兩科授監察御史居母憂坐薄游不度服免除
詹事府司直轉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鈴制吏奸有名進
郎中三遷司農卿判度支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俄拜戶部侍郎
綽有吏材以方討蔡饋運急迫賴其勾剝權急儲供辦集遂承
寵遇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

故制下物情駭異以素無公望特以奸邪取媚聚斂苛刻人心
歸怨思食其肉雖商販亦相嗤訕崔羣裴度以聞帝反以爲朋
黨不納其言度乃極論天下之安否繫朝廷朝廷之輕重在輔
相今淮西盪定河北咸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
與疾討賊非一時勢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故耳若相錮則四方離心諸鎮解體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言
切至錮知公議不許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稟以佐國用
勅下給事中崔植封還方止帝斥內帑積餘詔度支詐直錮貴
售之以給邊兵故緡陳絲觸手輒壞士卒怨怒聚焚之度又以
聞錮指所著牒曰此內庫所出臣以依錢買之半勒可服彼言
不可信乃詐也帝以爲然積怒于中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
度出鎮太原進錮門下侍郎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

穆宗在東宮聞其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崖州司戶而死泌本名楊仁力少習醫術巧爲誕妄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奸回巧宦密謀干進誣稱年四百歲大通年百五十歲能致靈藥服之不死今天台山靈仙所舍素能知其異草但無力不能致願官其地求采遂召泌入禁自徒步拜台公刺史賜金紫諫臣因爭不可帝謂何愛一州不令君父長年耶以是不敢復言泌至驅吏民入山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詐窮懼誅舉族遁去觀察使捕得縛與道古力爲保證言藥必可成乃復待詔翰林又鳳翔人田元佐亦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爲黃金白衣授虢縣令弟鏞字餘卿第進士歷宣歙鳳翔使府從事遷殿中侍御史比部員外郎河南縣令再爲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每極言權寵太盛鏞不悅乃求散地除右庶子分司鏞收朝廷不之罪徵爲國

子祭酒開成初進太子少保卒爲人性端謹寡言正色衣冠甚偉樂道自怡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能文工詩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被貶時有故坊州刺史獨餞送之朝廷以爲義擢爲司封員外郎

冊曰鮮克有終爲君患通高明自賊曷誚昏蒙六代禍胚內亂外訌

弘簡錄卷二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十二

令狐楚

弟定子緒

蕭俛

段文昌

子成式

杜元穎

崔植

王播

牛僧孺

李宗閔

子贊

竇易直

李程

子廉

韋處厚

路隋

父思

宋申錫

王涯

賈餗

舒元興

李訓

王璠弟行餘韓約羅立言李季本附

令狐楚字愔士德業裔孫家世業儒祖崇亮綿州昌明令父承

簡太原功曹楚幼工文貞元七年登第顧憲庭闈不赴辟名桂

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先聞奏而後致聘楚感其厚意親往詣

拱卽還太原奉養人咸義之李說嚴綬鄭詹相繼鎮太原高其

孝行辟爲從事歷掌書記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才思俊麗
德宗好文每有奏至能辨楚筆頗稱之僭暴卒不及留務軍
變中夜遁楚令草遺表楚色不改搦管卽成讀示三軍無不感
泣一軍遂安自是名益重連喪親解免喪徵拜右拾遺改太常
博士歷禮刑二部員外憲宗時轉職方郎中知制誥長於牋奏
制命尤善每奏一篇人皆傳誦素與李逢吉善薦爲翰林學士
以草裴度淮西詔書度謂韓弘任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
討祇稱宣慰招撫處置使請改詔語數處上方責度用兵罷其
內職令守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又代烏重胤河陽節度
使行至中渾遇河陽士不樂從重胤徙滄州半道潰歸皆降久
之他學士草制上抵其稿不切復思楚才皇甫鎛薦授朝議大
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鎛同政深承顧待憲宗崩詔撰哀冊

辭情典鬱文士重之穆宗卽位進門下侍郎錫罪貶物議哄怒以善蕭俛得免會爲山陵使獻羨錢十五萬緡不償工部詔捐親吏韋正牧于暈等治罪出楚爲宣歙觀察使再貶衡州刺史長慶元年量移郢州復陝虢觀察視事一日轉賓客分司逢吉復極力援引爲李紳所沮不遂敬宗卽位擢河南尹未幾檢校禮部尚書爲宣武節度使汴軍素驕累遷主帥舊染未革楚至長於撫理解其酷法務存仁惠軍民感悅翕然從化自此竟爲善地凡所納羨錢獨不爲取移治廨舍太和二年徵爲戶部尚書三年檢校兵部爲東都留守俄進右僕射天平軍節度使毀李師古僭制閭閻奏故東平爲天平縣屬歲旱人相食爲均富贍貧民咸安之六年改太原尹父老歡迎自書生跽計成名皆在其鄉諳練風俗綏撫有方雖屢逢儉歲因民所利而利人無

轉徙軍民胥悅七年入爲吏部尚書不依故事從檢校高班官
依三品本班優詔從之又轉太常卿進封彭陽郡開國公訓亂
之夜文宗召與鄭覃宿禁中商量制勅許復相位以草王涯賈
餽罪狀稱爲冤死仇士良不悅改領鹽鐵轉運使奏罷榷茶使
額令鹽鐵兼領及宰相入朝左右街使翼衛又節度使漸授具
戎服就尚書省兵部叅辭至是皆革復以新誅大臣曲江賜宴
稱疾不赴奏以所費回修尚書省且順陽和之氣請給衣衾櫬
槨收斂剜骨詔悉從之上疏辭位出爲興元尹卒之夕有大星
隕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延年七十二贈司空諡曰文爲人外風
儀嚴重凜不可犯內寬厚有禮門無雜賓星步藝術一不爲動
累居重任貞操如初未終前三日猶吟咏自若疾甚自力爲奏
名門下李商隱助成之大要勸上霽威普鑒昭洗羣枉不及其

他後因絢貴累贈太尉有文集一百卷弟定字鎮常及弟累
辟使府太和九年遷職方員外郎弘文館直學士檢校右散騎
常侍兼管節防禦觀察等使卒贈禮部尚書孫澄進士及第
楚長子緒蔭歷隨壽汝三郡刺史俱有能政在隨得上下考加
金紫宣宗時轉河南少尹郡人乞留請立碑頌德以弟絢方居
喪弟乞賜寢停從之

蕭儁字思謙會稽高祖華父恆見前儁貞元中及第又對制策
異等拜右拾遺遷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學士轉司封員
外駕部郎中知制誥坐善張仲方駁李吉甫諡憲宗怒下除太
僕少卿令狐楚皇甫鐸數薦其能擢御史中丞自是顧盼日隆
俄襲徐國公素性簡潔謹守持法恆恐有違穆宗立楚薦拜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賜以金紫居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每除一

官慮或乖當故鮮有簡拔或以為涉於深寇未幾轉門下侍郎
勸帝假武重文時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問兵法有必勝乎
俛對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用之若以小不忍輕動干戈使敵
人怨結師出無名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用兵帝
重其言遂進銷兵之說又嘗志在嫉邪劾西川節度王播繼佞
賂遺權幸不可以污台鼎事已垂成帝不之省卒任以相俛孤
特獨立三上章自請罷相冀有感寤帝不察長慶元年罷守左
僕射俛以輔政日淺超擢太驟固辭改吏部尚書又以選曹簿
書煩雜非攝生之道乞換散秩授太子少保尋除同州刺史分
司東都文宗卽位召授太子少師力疾不拜復為左僕射致仕
起補莊恪太子仍辭不赴上還制書優詔褒尚授太子太傅開
成初弟倣任楚州刺史帝召見致絹三百詔書稱先帝賢宰筋

力未衰暫可一來終不肯起母韋氏賢明有禮家法素嚴子任宰相猶令侍立居喪哀毀俛復靜重不以聲利自污穆宗詔謂王承宗先銘自以不能溢美或行賄謝恐不能却帝嘉而免既退居洛陽猶謂歲時賓客爲煩舍於濟源別墅逍遙山野嘯詠窮年竟以壽終

段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功臣志玄曾孫祖德徙西河父謨循州刺史文昌客荊州妻武元衡女側儻有氣義不爲齷齪小行節度裴度禮之嘗採古今禮要爲書數從文昌質判有疑後依劍南韋臯表授校書郎李吉甫時爲忠州刺史以文干之入相擢登封尉集賢校理俄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歷祠部員外郎中憲宗數欲登用因韋貫之與元衡不協詆訐短長不得進貫之罷李逢吉引爲翰林學士詔撰平淮西碑遷中書舍人授

承旨學士穆宗卽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夜分乃出俄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宰相類無經國遠猷與蕭俛見兩河略
定謂天下已太平宜漸消兵歲限八人逃死不補值上方荒宴
不以軍事爲意由是落籍者衆悉集幽鎮一呼雲集朝廷命招
募不至未踰年表還政事詔以本官充劔南西川節度使素諳
西蜀利病治尚寬靜間以威斷人心奠安羣蠻懾服長慶二年
黔中蠻叛遣使開諭引還彭濮蠻酋蹇祿請立石刊誓修貢獻
宗時入遷兵刑二部尚書兼判左丞事文宗立拜御史大夫封
鄆平郡公俄檢校右僕射平章事節度淮南太和四年改左僕
射徙帥荆南殿治有聲民爲之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
出游六年南詔襲南安帝以其素得羣心使移檄慰諭卽日解
去復鎮西川九年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其故第先墓皆在荊州

至則贖爲浮圖別建影堂歲時伏臘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
禮者議其非少歷駑窶所向少諧晚居大位享用奢侈服飾玩
好歌鍾妓女悅美過度人以是譏之 子成式字柯古蔭爲校
書郎研精苦學博聞彊記多奇篇秘籍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
好吮獵晚乃嗜佛書持其戒累遷尚書郎出爲吉州刺史終太
常少卿著西陽雜俎行世孫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善音律
能自度曲

杜元頴如晦五世孫父佐位終大理正元頴登進士宏詞二科
累辟使府元和中由左拾遺右補闕爲翰林學士文辭敏速吳
元濟平書詒皆出其手待爲憲宗賞嘆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
賜緋魚袋穆宗召對思政殿以多識朝章被寵超授中書舍人
賜金紫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不間歲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加封建安縣男人駭其速達再拜以本官出爲劔南西川節度使帝御安福門臨饌在鎮不諳軍事戎備不修敬宗立欲中帝意以囚權位乃巧索珍異獻者相踵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斂取苛重削軍衣糧以助哀畜給與又多不時戍卒饑寒怨苦私入蠻徼反資以活盡以蜀中虛實告之用爲嚮導太和三年南詔乘虛襲戎備等州諸屯聞風輒潰已傳成都城尚不知倉卒聞報始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留十餘日殘燬郭郭大掠珍異寶貨并子女工匠數萬而去元頴計迫將挺身走會郭釗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酋領箋願上書言蜀人招致入誅虐帥今被逃匿請陛下自誅之以謝蜀人帝乃貶爲邵州刺史議者不厭遠斥循州司馬官屬崔瑣紇于臬盧并悉奪秩分逐之遂死貶所年六十四以善李德裕會昌初復官贈湖州刺史

崔植字公修祐甫緄子父嬰甫歷江令植初補弘文生既長博
通經史尤邃於易與鄭覃同爲補闕過朝廷得失更疏論執舉
望蔚然元和中爲給事中封還度支皇甫鏐減百官俸廩詔書
鏐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以新準舊但有增估一切追償奏言
用兵久百姓鼎鑿何可復收議者咸以罪鏐遂罷而止尋除御
史中丞入閣彈奏頗振綱紀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穆宗周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對德宗嘗
問先臣一者上聖興於民間知百姓疾苦二者有房杜姚宋爲
之輔佐君門臣忠聖賢相維景雲中寫無逸圖命張宮寢帝出
入觀省日久燕暗代以山水圖自是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
姦臣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天下幸甚他日
又問漢文帝身行節儉之事一一指陳帝曰善特患行之爲難

耳時朝廷旣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復獻幽薊七州且懼部將構亂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王延湊朱克融皆在籍中植與元顥器量謹厚謂藩鎮且平不復計料克融等皆憤怨不數月也卒曹聚爲盜二人悉收用之倉卒調兵不充致召市人烏合戰輒奔北由是復失河朔天下笑其縱虎出櫝罪有所歸植內慙罷爲刑部尚書華州刺史卒贈尚書左僕射

冊曰安不忘危得不忘喪河北淪胥安用彼相

王播字明敎其先太原人曾祖璵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少孤貧刻苦自立以文辭稱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播復舉賢良異等補鹽屋尉有善治中丞李汶薦爲監察御史劾雲陽丞源咸季坐賕免賂有司復得調卒解其官歷侍御史與京兆尹李實遇諸衢故事當避

實恃權不肯捐移文詆之實怒表爲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
府謝如禮及臨所部法令修明豪強畏服歲終考課爲畿邑之
最由是更薦之母喪服闋順宗除駕部員外郎改令長安民盜
馬詞連于頓奴客吏繫民而縱客命捕取均罰憲宗遷工部郎
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不許諸鎮閉糴民賴
不乏轉考功郎中出爲虢州刺史李異奏除鹽鐵副使元和五
年擢御史中丞振起朝章百職修舉歲終改京兆尹奏禁畿內
軍將出入毋得帶佩刀劄諸王駙馬勳貴之家不得於近郊馳
騫較獵自是盜遁逸無所自隱以能進刑部侍郎案牘鞅掌
剖決如流悉列大理議讞科條格律置之座隅商處輕重吏不
能欺一時僚屬咸稱之值討淮西命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引程
昇自副使馳傳江淮哀財用以給軍興又薦皇甫鏐賊平帝嘉

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稍以貲賄要結權要中外以爲言鐫更忌
之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長慶初
求還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竟以銅鹽假借賴權幸之力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位專務將迎無所裨益安危啓沃不措
一言衆望不厭時以再失河北復相裴度命代領淮南節度使
檢校右僕射仍領使職不肯辭印詒聽白隨始至屬歲旱人饑
相啖課最不充設法招歛比屋嗟怨敬宗初就加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司空以王涯代領鹽鐵轉運播以罷利權復令腹心吏
廣求珍異內結王守澄爲助言其有才復求大用諫議獨孤朗
等延英面奏素乘姦邪關通左右帝時沖闇不能用命復領鹽
鐵轉運使以獻羨餘猶不足創爲月進巧立名目歲百餘萬其
實皆正額所需務希獎擢不恤人言揚城官河水淺遇旱卽滯

播更開城南開門西七里港通舊官河疏鑿深廣每航易濟凡長一十九里漕運無阻後人賴之文宗卽位就加檢校司徒太和元年五月入覲進玉帶十三副大小銀盤三千四百隻綾絹四十萬匹復拜左僕射知政二年進封太原郡公領太清宮使華處厚方柄用不甚用事四年卒年七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尉諡曰敬天性幹濟勤於吏事雅善占奏積數十事未嘗假書于笏再領使務簿書推盈用此取適所署吏苟無大罪惟視歲勞增秩卒不易任以是終得取効然不存士行酷嗜權利輒隨時勢與之浮沉君子恥之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後祖紹父幼簡僧孺與李宗閔同年登進士賢良二科對策切直忤宰相李吉甫除伊闕尉久之不調後遷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歷禮部都官考功

三員外郎元和中改知雜尋充集賢直學士穆宗卽位以庫部郎中知制誥進御史中丞按劾州府刑獄淹滯人免冤抑中外肅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厚賂中貲令上面喻以爲有經度才可委邊任欲貸其法對曰朝廷立法正恐人多才濁亂天下若不才止於持祿取容堅執不可上面賜金紫自此受知長慶二年拜戶部侍郎時韓弘及子公武以賄賂權幸及言官帝遣中使至其家閱簿籍知班列之中悉愛惟僧孺拒却自許不謬知人無何以本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敬宗卽位轉中書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封奇章縣子食邑五百戶又加金紫階進封郡公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見時政多有不合數求罷去特於鄂州置武昌軍領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鄂岳蕲黃觀察等使郡城土散惡每年輒興板築覆用蕒茆費廣歲綿

舒意日深至則計費斃之以專逞絕靈弊又奏裁冗員併涉州
所管漢陽汝川兩縣隸于鄂州在鎮五年文宗立李宗閔爲其
才名還守兵部尚書復相位幽州楊志誠逐李載義帝聞驛愕
急召問計對以自來翻復如此不足煩聖慮若前劉總歸朝耗
費百萬終不得尺帛斗粟尋復爲梗今但因而撫之不必計於
逆順帝曰吾初不詳思卿言是也卽口命中使宣慰尋遷門下
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素與李德裕舊怨六年吐蕃請和遣使論
董勅義入朝修好俄而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上言獲
者諱卑不死恨不能致請以生羌三千出其不意燒十三橋掩
蕃腹心可以得志下尚書省議請如德裕之策僧孺獨癸中國
禦戎守信爲上此議非也吐蕃驅土萬里失一維州無足輕重
矧方修好約罷戎兵若使醜類得以藉口萬一牧馬秦涼東襲

隄坂徑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騷動京國雖得維州何補於
事上以爲然詔西川不許內維州降議者咸言嫉害其功謗論
沸然時李訓鄭注妄意昇平上御延英對宰相語曰天下何由
太平未審卿等有意於此否僧孺奏臣等待罪無能康濟然思
太平亦無象今四莫無擾百姓安然上鮮淫虐下忘怨讎入無
強宗出免橫議雖未及至理亦謂稍康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
及既退謂同列曰邇來主上責成如是吾輩安可久處茲地上
章請退以本官檢校左僕射出鎮淮南凡六年屢求散地不允
開成二年加檢校司空食邑二千戶判尚書省東都留守兼汝
穎都防禦使築第於歸仁里與白居易往返吟咏三年後拜左
僕射延英中謝語及莊恪之事懇陳父子人倫上爲流涕以足
疾不任朝謁踰年復鎮山南東道加食邑千戶辭日賜鼻樽龍

杓古器武宗卽位就加檢校司徒會昌二年漢水溢坐損城郭
徵爲太子少保會誅劉稹與宗閔皆得其往來交通書武宗怒
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爲太子少師卒年六十
九贈太師諡文簡子蔚蒙

李宗閔字損之家世見鄭王元懿擢進士制舉兩科初調華州
參軍宰相惡之轉補洛陽尉隨牒藩府辟署李吉甫卒入授監
察御史改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爲彭義觀察判官蔡平遷
駕部郎中知制誥穆宗拜中書舍人長慶初又托子胥蘇巢於
典貢錢徽是年登第覆落貶劍州刺史歸怨於李德裕李紳元
稹言於上前遂與牛僧孺固結顯樹黨與互相傾軋自是牛李
之黨凡四十年皆起於此三年名復原職冬權禮部侍郎典貢
舉多取知名士唐冲薛庠袁都世稱玉筍寶曆初正拜兵部侍

郎父喪解太和二年因駙馬沈羲結托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
楊承和數稱薦于上起爲吏部侍郎賜金紫三年以本官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思去異已者卽引僧孺共政相爲唱和凡德裕
所善皆逐之俄轉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七年德裕召入與
共當國謝曰文宗問曰而知朝廷有黨乎對曰知之陛下但能
用中立無援者則黨與自破矣帝舉楊虞卿張元夫蕭澥爲黨
魁德裕因請出爲刺史宗閔曰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
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私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
裕卽面質曰給事中非美官而何宗閔詞沮不能對遂罷政檢
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及李訓鄭注共訾
詆德裕復召宗閔知政進封襄武縣侯食邑千戶悉託附會益
無所憚無何虞卿爲京兆尹復得罪宗閔極言營解帝怒叱曰

謝嘗詆鄭覃爲妖氣今自爲宰相卽出爲明州刺史再貶處州長
史訓注乃發其前日營謀入相事又在劔南賂宦者韋元紫王
踐言等言上有疾問術家呂華迎考命曆曰惡十二月乃貶宗
閔湖州司戶參軍并逐議等凡不附訓注皆托以黨去之人爲
駭慄連月零晦帝乃下詔一切不問以慰安中外開成初幽州
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雪內徙衢州司馬與楊嗣復善欲
復用之畏鄭覃沮議乃託宦人微譖帝因御紫宸殿念及宗閔
久斥應轉一官覃曰祇可量移稍近若再用姦邪臣請先退陳
夷行曰陛下不見八閩十六子勿比險附幾陷朝廷今宗閔不
死幸矣嗣復再三言事當適宜不可徒徇愛憎遂擢杭州刺史
三年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會昌中德裕復相言其素厚劉從
諫改爲湖州刺史再貶漳州長史長流封州宣宗卽位徙郴州

司馬卒生平性機警敏竊喜權勢時逢勿黨盛行不能自持始
爲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遂與爲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以諷
竟以此敗君子恥之 子珉瓚皆登進士令狐綯作相特加賞
拔瓚自員外郎知制誥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絢擢出爲桂管
觀察使御軍無政逐死弟宗冉子湯累官京兆尹黃巢陷長安
被殺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祖元昌彭州九隴縣令父或瀘州
刺史易直擢明經書判二舉補祕書郎十年不應蔭聘後除藍
田尉歷右司員外兵吏二部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謝日
賜緋魚袋八年改給事中出任陝虢都防尉觀察使賜紫入爲
京兆尹以鞠萬年尉韓晤姦賊得三十萬上意未盡詔重鞠至
三百萬貶易直金州刺史流晤昭州久之起爲宣歙池都團練

觀察等使聞李介謀亂欲出官物賞軍人以爲報。介不樂部將王國清陰謀作亂指以江淮水淺轉運錢帛委積不能前。諷人往取未發有告者先事收國清下獄其黨噪入破械取出因欲大剽易直登樓撫諭能誅亂者一級賞千紵喜倒戈並擒三百餘人并斬國清以李德裕代之。還歷吏戶二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太和二年罷相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五年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頃之檢校司空轉祿用尹兼龍右節度使以疾還京卒贈司徒諡曰恭惠居政地公廉自奉未嘗引用親黨遇公舉卽無所避議者獨以爲中丞時嘗駁鄭僉慶議僕射上曰儀制不與隔品官充禮及已爲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禮前後矛盾故多非之子糾初仕渭南尉至集賢較理坐妻父王涯貶循州司戶叅軍

李程字表臣襄邑王神符四世孫鵬伯之子貞元中登進士宏
辭二科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判十年不決
滯獄京兆上其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故事入署常視
日影爲候程性嬾恆過入塲乃至時號八塲學士德宗季秋出
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乃袍不爲順時朕欲改令
何如咸稱曰善程獨奏玄宗有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覺然而
止順宗立王叔文忌之轉司勳員外郎元和三年出爲隨州刺
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梓成都少尹入爲兵部郎
中知制誥韓弘爲淮西都統命兼御史中丞宣慰汴州諸軍還
拜中書舍人權京兆尹十三年拜禮部侍郎知貢舉出爲鄆岳
觀察使入轉吏部侍郎爵渭源縣男食邑三百戶敬宗初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方欲於禁中營新殿諫以陛下方諒

陰當先儉德以化天下未宜典作願回所費供奉園陵又請選
名臣置侍講學士敷陳經義兼備顧問上皆從之尋遷中書侍
郎加封彭原郡公寶曆二年罷相檢校吏部尚書爲河東節度
使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領河中尹六年徵爲右僕射帝遇以
殊禮謂曰高飛之翮長者在而卿乃朝廷之羽翮也上曰許准
太和舊儀不答拜議者非之七年檢校司空復鎮宣武開成初
入兼太常卿武宗立檢校司徒爲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
保爲人藝學優長辯給多智能移人主意然性簡脫無儀檢故
雖處華密而無重望得諡曰終子廓第進士以詩名聞于時
累官潁州刺史再爲觀察使遷刑部侍郎大中朝拜武寧節度
使不能治軍爲下所逐孫晝亦登進士

韋處厚字德載始名淳京兆萬年人父爲辟荆南藩府終監察

御史處厚幼有至性父母歿廬墓終喪事繼母以孝聞長通五
經博覽史集加以文思贈進士并才識兼茂科授校書郎
復舉賢良異等裴瑁引直史館修德宗實錄改咸陽尉憲宗初
擢左補闕進規納忠言多切直帝與李絳言人始知之朝議推
其慎密歷禮部考功二員外嘗爲韋貫之推許坐累外遷開州
刺史入拜戶部郎中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爲翰林侍
講學士帝沖怠不向學與路隋合并五經論語孝經授其粹要
題爲六經法言二十卷上日帝稱善並賜金幣俄遷御史大夫
轉中書舍人會張平叔以恢諧得幸驟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建
議籠天下財官自鬻鹽宰相不能詰處厚發十事以難平叔愧
縮事遂寢敬宗初李逢吉黨劉栖楚等誣搆李紳以貶黜尚輕
欲致之死處厚言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被瑕洗垢以成

三年無改之道况被讒譖比楊炎爲元載復讐盧杞爲劉晏償
怨諸鎮多爲不平兵連禍結天下騷然陛下目所親見寧不深
念紳得免罪遠竄怒尚未解有赦不言量移復奏宰相緣紳一
人使曠蕩之恩不及近歲斥逐之徒非所以示天下帝悟追改
其條進學士承旨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思政殿而陳臣有罪帝
問何罪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不壽於法應誅所
以不死者以陛下在春官年十有五可望弼成今陛下改遊無
度每月坐朝不過三四皇子又方襁褓臣安敢避死而不進諫
帝大感悟賜以錦綵然實無能改也王廷湊亂帝嘆宰相不才
處厚奏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何況其他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
鷂及楊益兩浙索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詔帝不得已從之及
帝遇弑蘇佐明等矯立絳王悟王守澄復殺之將降詔命未有

所定處厚昌言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
何所避諱遂奉江王教頒諭中外文宗立其夕號令制置及踐
祚禮儀一出其手動皆愜會事幾佐命有功拜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監修國史又進銀肯階封靈昌郡公居位務在濟時不爲
身謀中外補授咸得其宜斥堂吏湯鉢招權納賂府中肅然先
是齊抗奏罷諸州別駕凡當授者壅滯京師又元和以來裨將
有功得補宮臣久伺闕者朱紫淆沓及是復置六雄十望十紫
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由是流品澄別清流不雜帝初政勤於
聽斷然多聚信輕改浮論易奪嘗因獨對諫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卽臣何名執政若裴度元
勳舊德實易直長厚忠實所宜親信徵臣才薄乃陛下自擢今
言不見聽宜先罷退卽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耶卿之忠

力朕自知之安可違辭以重吾不德拜謝超山帝復名問所言
未盡對以彰善癉惡迨君子遠小人始可爲治淳復數百言帝
嘉納之自是左右不敢橫議時諸軍進討李同地而史憲誠陰
懷向背遣吏白事詰以常從國法憲誠始不敢貳卒以有功李
載義屢破滄鎮兵每俘執生口皆剗剔之前後戒諭完活者衆
當國二君啓沃之謀頗叶時譽上方倚任太和二年忽暴疾薨
年五十六甚悼惜之贈司空爲人姿貌不揚如甚儒者居家亦
平易若不克任至延爭巖然不可回奪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
及於私推擇羣材急於任川往往棄取錄舊故時議譏其太廣
酷嗜文學家書譬正多至萬卷雅信釋氏因果晚年尤甚所撰
太和國計錄二十卷大要以理財制川爲國之本其元和實錄
未及成而終

路隋字南式陽平人高祖節高宗朝爲越王東閣祭酒曾祖惟
 恕睦州刺史祖俊之太子通事舍人父泌字安期學通五經尤
 嗜易春秋左傳深究奧旨博涉百家諸史工五言詩端亮寡言
 居鄉孝悌有聞建中末爲長安尉以書判高第授城門郎棄妻
 子從德宗奔奉天狩梁州冒亂而出再中流矢裂裳濡血以策
 說渾瑊名置幕府討李懷光爲副元帥判官至戶部郎中兼御
 史中丞平涼會盟爲吐蕃所執時隋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
 日夜號泣坐必西嚮食不知味母告以貌類其父終身不引鏡
 復舉明經授潤州參軍李筠使知市廛事怡然坐肆不以爲屈
 留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聲名大振歷真元元和吐
 蕃請和父時尚在以善釋典爲贊普所禮隋哀泣上疏乞修和
 好冀得父還遣祠部郎余復報聘至則泌已卒遂以喪歸帝愍

惻贈絳州刺史官爲治喪號泣傾血益以孝稱服除擢左補闕
史館修撰與韋處厚頌上章疏並以鯁亮著稱識者敬伏轉起
居郎司勳員外郎中穆宗立又並擢侍講學士諫議大夫敬宗
臨御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至承旨每除制出人以金帛來謝
輒却之遷兵部侍郎太和二年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
史時以韓愈撰順宗實錄所書禁中事過於切直宦官不喜嘗
其非實詔削刊正隋奏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
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刪定有詔撓貞元永貞間失實數事
餘不復改俄進門下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七年憲穆二朝實
錄完開拜太子太師爲鄭注所忌以本官加右僕射出爲鎮海
軍節度使道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諡曰貞爲人度量宏大有學
行能直言世益甚多自寶曆初卽叅大政時經宗閣德裕朋黨

李訓鄭注奸邪而能隨器韜光汗隆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之道也。

宋申錫字慶臣祖素父叔夜早卒申錫少孤貧有文學擢進士授秘書郎辟韋貫之湖南幕府擢監察御史累遷起居舍人轉禮部員外郎爲翰林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彫薄驅扇朋黨惟申錫介然自立未嘗一爲阿比時論皆謂可以激勸浮競文宗卽位察其忠厚可任拜戶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根思可與決大事者因名對欲倚爲相俾與廷臣謀去守澄等申錫頓首拜謝而退未幾除尚書右丞寵遇超羣屬意任之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無應變籌策浸受重託盲於大事除王璠京兆尹諭以帝旨璠復履機不密

至漏其言守澄黨鄭注探得其謀反喊軍候豆盧著上變告
申錫謀立上弟漳王潛有逆圖守澄于浴堂殿奏之上怒將遣
騎兵居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以當召南司會議時太和五年
二月晦日召宰相僧孺路隋宗閔皆至申錫從之尚不知何故
聞所召無已名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額還第僧孺等見
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貞并家
人及十六宅典史脅成其罪罷爲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御史臺
大理京兆會中書集賢院雜訊翌日上開延英召宰相羣臣悉
入面加詢問僕射竇易直稱對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
常侍崔玄亮給事李固言諫議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將
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皆伏殿
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將抵以死叱令出曰吾與公卿議玄亮

等執據愈切涕泣懇到帝始議貸死長流嶺表京兆尹崔瑗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更貶爲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擢著殿中侍御史天下冤之生平以清節著聞自爲近臣疾要位者納賕敗度思以振起風俗凡四方賄謝一切固拒被罪之後有司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咨閔然在宰府無他謀略割斷徇人望實不副自憤無辜受禍居常感憤卒於貶所諡許歸葬開成元年李石言陛下政事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慚曰我當時亦悟其失爲許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當不坐此因追復正議大夫上柱國賜紫贈兵部尚書錄其于慎微爲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諡曰貞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魏廣陽侯問之裔祖祚以諫武后營萬象

神宮知名開元時爲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見歷左
補闕溫州刺史涯自幼工文梁肅器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
宏辭二科調藍田尉久之遷右拾遺左補闕貞元二年拜翰林
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坐甥皇甫湜對策忤李吉甫貶虢州
司馬徙袁州刺史召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復除學士累遷工
部侍郎封清源縣男雅有文思永貞以來訓誥多所撰定溫麗
典綴有名于時且以孤進自樹帝嘗訪建私居隔遠名不時至
假以光宅里官第除中書舍人十一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坐循默不稱職罷再遷吏部侍郎穆宗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
使檢校禮部尚書遇吐蕃寇邊略雅州西北雖然調兵以拒上
言蜀有兩道直搗賊腹一由綿州威蕃柵抵樓雞城皆敵險要
地請與北鹵協力破亡時不能用長慶三年入爲御史大夫遷

戶部尚書鹽鐵轉運使竇曆時復出鎮山南西道文宗嗣位召拜太常卿帝以樂府音涉於鄭衛欲問古樂命涯詢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曲成與寺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獻於梨園亭帝按之大悅賜以錦綵明年守吏部尚書代王播復總鹽鐵奏李師道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每歲課額百萬悉爲觀察使擅取不入公上請如建中初收隸鹽鐵詔可歲中進右僕射封代郡公食邑二千戶太和八年復相位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憲前政刻急奏罷京畿榷酒以悅衆心俄兼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九年開拜司空加開府儀同三司鄭注議榷茶命涯爲使心知不可不敢與爭文宗惡風俗侈靡詔涯懲革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略變如古貴戚不便謗訕焉然其議始格所居永寧里財貯鉅萬多藏書與秘府

律法帖名畫人所不能致。以厚貲鉤取。或私以官鑿垣納之。重
複秘固。兼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
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然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倫
令訓等不能潔去。就以至覆宗就誅之。曰。民怨茶禁苛急。羣詆
罵。爭抵以瓦礫。爭取其財。矚目不盡。所藏書畫悉爲人破取。子
孟堅爲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
死。復因令狐楚言。始詔京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
上良復使盜竊發之。投骨渭水。昭義劉從諫遣牙將焦楚長。

上良固請。漢雪昭宗天復初。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寧。蚤喪。餗少孤。客江淮間。器度不
凡。爲從父浙東觀察使。全所器重。往依之。登進士高第。制策異
等。文辭美麗。聲稱藉然。授渭南尉。改集賢校理。擢累考功員外。

郎知制誥性閒敏有斷然褊急氣陵行輩諫議李渤惡之李逢吉實易直愛其才得不貶斥穆宗崩告哀江浙張又新構之道拜常州刺史太和初入爲太常少卿復知制誥三年七月拜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會宴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餽自矜大不徹躬蓋駢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坐奪俸不勝志求爲浙西觀察使制出未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又進金紫階封姑臧縣男食邑三百戶當考制策不能擢劉蕢人方恨之竟罹此禍餽本中立與王涯實不預謀然不能以身犯難排斥姦佞脂韋其間死時羸服匿於民間乘驢自歸臨刑復叱憤人爲寃之

舒元興婺州東陽人出於寒微不與士齒始學卽警悟客游江

夏節度使郝士美異其秀特數爲延譽元和中擢高第調鄆縣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捨轉侍御史命監九宮祀事九宮者太一天乙招搖軒轅威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自玄宗天寶中始祀之御署名於祝版稱臣元輿奏爲太過天子父天母地此九宮神比於天地至尊不作請稱皇帝遣官從之尋轉刑部員外郎素性謫詭乘險蹈利自負奇才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所業文不報上書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漏拔犀之角握象之齒豈特本朝馬周張嘉貞漢時主父偃徐樂等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怪其高自激卬出示宰相李宗閔以爲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值李訓居喪相得歡甚訓得志卽召爲

尚書員外遷左司郎中李固言表知雜事尋權御史中丞會帝錄囚悅其奏辨明審不三月兼判刑部侍郎復阿鄭注凡有睚眦之怨舉繩逐之月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邪謀謬算熒惑主聽敗天下事者皆其所爲外釣人譽加禮舊臣裴度令狐楚鄭覃輩悉還爵秩實預注訓謀議不以告同列臨刑獨曰昔晁錯張華皆不免何況吾屬耶有所撰牡丹賦時稱其工後帝觀牡丹凭闌誦賦爲之泣下弟元袞元肱元迴皆進士元袞又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談論多口辨能自標置登進士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從事鄙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小器獨昭義府佐鄭注好士且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相得歡甚從父逢吉爲相悅其陰險善謀事

厚昵之坐武貽獄流象州文宗嗣位赦還丁母喪居京都適

吉爲留守怏怏不樂思復位報怨知訓與注善付以金幣珍寶

使西入京厚結于注介之王守澄薦其善易得召見會上方恥

宋申錫之死益增憤怒外雖假借內豎實欲絕其種類顧在位

咸持祿取安見日奇其詭辯汲叩可聽若冥會然由是益探上

意自幸議擢志望不淺屢建密計託以譴勸帝意守澄所進其

黨不疑故用之時尚服縲使易之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太

和八年服除授四門助教賜緋魚十月遷國子周易博士兼侍

講學士給事中鄭肅韓休諫議李珣郭承嘏舍人高元裕權璩

等咸劾以儉邪狼狽天下共知不宜留在左右帝不聽數因進

講故以巷伯事感憤申重以激上心益見其言縱橫冀以成事

待遇莫比欲示天下以師臣待之遂改名訓明年七月進翰林

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遣人名還襄陽
監軍陳弘志至青泥驛令內養齊抱真封杖殺之復以計奪守
澄禁軍賜燭以死流西川監軍楊永和驪州淮南韋元素象州
河東王踐言思州各賜自盡剖崔潭峻棺鞭其屍由是元和逆
黨幾盡素忌李德裕宗閔有寵悉指朝士爲黨遷貶無虛日班
列幾空不踰月改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仍三
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俄賜第勝業里天子傾意他相莫及宦
官與衛兵見之皆懼憚迎拜時進才賢偉望以悅衆心大言欲
復河湟懷外裔歸河朔諸鎮人皆惑之先嘗議汰天下浮屠及
是白罷以市已恩又忌注勢相時使出鎮鳳翔名資外助內資
猶赴握所厚王璠郭行餘羅立言韓約李孝本咸居要近遂奏
甘露之謀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發列丹鳳門外訓傳呼入受

詔旨問者趨入邪寧軍不至瑯懼弗前獨行餘拜殿下諸宦官
至使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問將軍何爲乃爾頃間
風動廡幕士良等見執兵者驚走而出關者闔扉叱爭不及訓
急呼金吾兵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遂隨訓入宦官連呼事急
卽扶登決罕恩以趨訓攀輦留上不可去士良奏李訓反帝不
聽士良手搏訓而躡訓墜之將引刀轢中救至皆危立言孝本
領衆東西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傷纔數十人訓持輦愈
急至宣政門宦人都志榮撲仆之訓出走將南山依浮屠宗密
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蟄屋將所執恐爲宦人酷辱語
監者曰得我首有賞衆軍爭斬而傳其首士良遣神策副使劉
泰倫陳君奕等率衛士挺兵出所值輒殺死者六七百人復分
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斬四方館流血成渠俄而元興涯惶

難易服步出衆兵執之撈急自署反狀分捕亡者兵遂大掠擁入黎埴羅讓渾鍬胡証賈耽等家貲產悉空奪兩省印與簿書秘館同籍蕩然無餘帝尚未知涯等被繫明日召羣臣朝時無宰相及中丞遂不能班士良白涯等謀逆將立鄧注帝召僕射令狐楚鄧顓尚書王源中侍郎李虞仲等至對之悲憤付以訊牒問果涯所書耶楚對曰然乃詔暴其罪時都城大亂禁兵剽劫未止民乘復私怨死者甚衆帝遣楊鎮斯遂良等屯兵大衢擊鼓聲徹稍爲之止孝本易緣慘以帽幘面奔鳳翔至咸陽追騎及之潘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弘志使人僞呼起尚書爲相潘喜啓關旣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與行餘立言十餘族悉繫左右軍璠見涯悲以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翌日兩神策兵縛涯等俘獻畢皆腰斬梟首以徇約

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而死。詔悉棄屍都外。男女孩嬰相雜。淹旬京兆斂作二大冢。訓弟仲褒元阜皆服法。後捕宗密至。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本法。遇困則救。死固其分。反得免。璠字魯玉。元和初擢進士。宏辭二科。以文辭著名。辟藩府。遷累監察御史。儀峻整操履。堅確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歷員外郎。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以按武昭獄爲李逢吉所厚。驟拜御史中丞。挾所恃橫恣。道遇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奏劾。逢吉憚其詞正。過不以聞。罷工部侍郎。乃大失望。久之出爲河南尹。殺內廐小兒。投民尤暴者。遠近畏伏。太和二年。命以本官權知東都。還。十月轉尚書右丞。再遷京兆尹。修舉政條。姦豪斂戢。絳有名稱。王守澄以中錫事傾心於璠。進尚書左丞判太常卿。出爲浙西觀察使。繕潤州城。掘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

王有瑕取卽休未詳其義李訓又以逢吉舊薦爲戶部尚書判
度支封祈縣男及是拜太原尹與子遐休咸被誅人言璠祖名
璠生礎礎生璠璠盡遐休其言乃應行餘登元和進士表河
陽烏重胤掌書記擢累京兆少尹遷楚汝二州刺史入爲大理
卿與訓在東都善故用爲邠寧節度使約朗州武陵人本名
重華志勇決略涉書史有吏幹由錢穀進歷兩池榷鹽使虔州
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以多聚貨結李訓再遷太府卿代崔
郾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不五日難作立言父名歡宣州人登
貞元末進士表田弘正府佐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陽院官檢
校主客員外郎始築城郭地所當皆富豪大賈令吏籍其濶狹
驅使自築有不如約爲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凡民貧者不
知有役又設鎖絕汴流奸盜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其狀加朝

散大夫多自放倨下倣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改度支河陰留後遷廬州刺史以犯贓賂結鄭注名爲司農少卿主太倉出納復厚賂訓擢爲京兆少尹遂權府事以就其謀 孝本宗室子登元和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進舒元興引知雜事擢權知中丞事

冊曰文僥部訓徒隸不齒貽獻愚愾重任輕駛馬斃輪傾前車益耻外兵召繫魚鄭伊始孰無人心胡不遏止

弘明錄卷二十三